

继绝开新

作者读者编者回忆《文史哲》

周广璞 李扬眉 编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维绝开新

《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

周广德 李海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继绝开新

作者读者编者回忆《文史哲》

周广璞 李扬眉 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继绝开新：作者读者编者回忆《文史哲》/周广璜，
李扬眉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
ISBN 978 - 7 - 100 - 08244 - 0

I. ①继… II. ①周… ②李… III. ①文史哲一期刊
—史料—中国—现代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11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继绝开新

作者读者编者回忆《文史哲》

周广璜 李扬眉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8244 - 0

2011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5/8

定价：25.00元

继续前进

李锐书
一九五九年三月

前 言

20 世纪 50 年代初，山东大学位于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这里名家荟萃，大师如林，学术氛围异常浓郁。为适应文科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术争鸣，1951 年 5 月，在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先生的主持下，山东大学文学院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师，共同创办了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杂志。诚如罗竹风先生所说，“《文史哲》的诞生绝不是什么偶然的，而是在当时山大学术空气浓厚的具体历史背景下合乎规律的事态发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科杂志。

《文史哲》创办之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校长华岗先生兼任杂志社社长，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为首任主编，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知名教授则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 年 3 月，《文史哲》改由山东大学学报委员会编辑出版，正式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创刊 60 年来，《文史哲》一直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原则，摒弃门户之见，反对学霸作风，勇于引领潮流，推进学术争鸣，自觉地就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展开

讨论和争鸣，为促进新中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新中国学术史上书写下了至为辉煌的篇章。《文史哲》也以其特有的学术品格，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史哲》始终坚持“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的办刊宗旨，广交学界知名人士，广纳最新优秀成果，60年来，文、史、哲、政、经、法诸学科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在《文史哲》上发表过他们的学术力作，给《文史哲》以大力支持。已过世和仍健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是《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希凡、李泽厚、庞朴、汝信等等。同时，也有不少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怀着极大信任把他们极富创新见解的处女作投寄给《文史哲》发表，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大都在《文史哲》上发表过文章。《文史哲》因此而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文史哲》不仅是学者们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也是几代编辑工作者辛勤浇灌的园地。自创刊以来，《文史哲》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在综合性人文学科刊物的编辑工作方面造就了自己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编者采用新眼光、新方法，敢于支持创见，兼采百家之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史哲》因而长期吸引了大批忠实的读者，其发行量在期刊界一直遥遥领先，甚至一度创下邮局征订70余万册的惊人数字。读者对她的厚爱，于此可见一斑。

60年来，《文史哲》不仅书写了一段段的学林佳话，更将因其所蕴含的学术意义而载入史册。正如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说：“《文

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诚哉斯言！

有鉴于此，在《文史哲》创刊 6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特将相关文章结集成册，以资纪念。入选的这些文章，既有作者对《文史哲》的感受，亦有读者对《文史哲》的评说和期待，更有《文史哲》的编者们情真意切的回忆；既有往日之佳制，也有近期之新作。这些文字不仅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学术史资料，而且也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新中国学术的命运沉浮，更可见《文史哲》60 年的曲折历程。

编 者

2011 年 4 月 16 日

目 录

早期《文史哲》	杨向奎 / 1
回忆《文史哲》	吴大琨 / 4
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	杨向奎 / 7
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萧涤非 / 11
回顾以往 激励未来	罗竹风 / 14
感想和希望	蔡尚思 / 20
祝《文史哲》精神发扬光大	殷焕先 / 24
我所知道的《文史哲》	孔 繁 / 26
我所认识的《文史哲》	龙协涛 / 28
1973 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	刘光裕 / 30
回忆早期《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	葛懋春 / 53
华岗与《文史哲》	刘光裕 / 58
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华教授	吴大琨 / 74
父亲与《文史哲》的复刊	刘晓东 / 77
回忆编辑工作中的二三事	龚克昌 / 84

丁冠之主编的为编之道	刘京希 / 90
我与《文史哲》	韩凌轩 / 96
努力把《文史哲》办好	吴富恒 / 123
回顾与前瞻	吴富恒 / 131
几点希望	陈之安 / 134
《文史哲》与山东大学文科建设	
——《文史哲》创刊 50 周年献辞	徐显明 / 136
《文史哲》的创刊与发展	吴富恒 / 152
传播人文知识 光大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暨《文史哲》 创刊 50 周年庆祝活动”开幕词	朱正昌 / 156
弘扬人文精神 处理三个关系	季羨林 / 165
精益求精 更上层楼	张岱年 / 168
把握重大问题 繁荣中国学术	何兹全 / 169
“百家争鸣”与学术创新	李希凡 / 171
感谢与期待	
——我与《文史哲》五十年	庞朴 / 174
强化办刊意识 保证出版质量	蔡德贵 / 177
学术质量, 立刊之本	丁冠之 / 182
保持学术生机 不断创造佳绩	龙协涛 / 186

学术为本 营造品牌	张耀铭 / 189
-----------------	-----------

《文史哲》培养了我	李希凡 / 192
-----------------	-----------

庞朴：感谢《文史哲》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辛珊达 / 196
--------------------------	-----------

我的选择	李泽厚 / 200
------------	-----------

李泽厚：智与美的历程	刘彦 丁晨馨 / 208
------------------	--------------

《文史哲》与我的学术生涯	郭延礼 / 210
--------------------	-----------

《文史哲》为何受到特别关注？ ... 路遥口述 胡孝忠整理 / 223

文科学报之王

——《文史哲》45 年风雨历程	李平生 赵爱国 / 226
-----------------------	---------------

《文史哲》：学术期刊的“常青树”	宋安明 / 234
------------------------	-----------

附录一 政治与学术的互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文史哲》	蒋海升 / 238
---------------------------	-----------

附录二 学术期刊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沉浮

——以《文史哲》、《江海学刊》的停刊和复刊为例 ... 王晓华 / 254

早期《文史哲》

杨向奎

《文史哲》杂志最初是同人刊物，它没有专职人员，只是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并由当时历史系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两位工人兼管后勤工作。当时这些热心的同志们都不懂出版发行等业务，第一期出版了，既然没有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我们如何发行，把它们卖出去？只好采用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出，请他们代售。这当然不是办法，连累了朋友，许多是他们自己拿钱买下，把钱给我们寄来。我记得郑鹤声先生对我说，这不是办法，他的朋友来信说这办法太原始了。

我们也没有经费，只是每人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印刷费，还要付稿费，我们打不开销路，赔钱。到1952年，实在支持不下了，又不能停刊，这时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拨给我们二千元（二千元），我们得以闯过难关，办下来了。1953年后，打开了销路，到1956年我们已经有上万元的盈余了。由此可见，没有党的支持是办不成事业的。

虽然是同人刊物，也是在党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逐渐壮大起来的。当时的“同人”热情高极了，一同跑印刷所去校稿，一切杂务

都由“同人”办理，没有报酬，而且要拿出钱来付印刷费与稿酬。目标是：

- (1) 办好刊物，繁荣学术；
- (2) 培养学术人才；
- (3) 发现学术人才。

我们的目的后来慢慢达到了。《文史哲》曾发起多次学术辩论，而且通过辩论发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人才，现在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了，这不需要我列举。

刊物的编者如同伯乐，在万马奔腾中能够识别良否不是容易的事，绝不能以名取稿，而要在平凡中发现珍奇。1952 年后来稿多了，初选稿的要有识人才的能力，无名氏的来稿也许还有缺点，不成熟，但它如果蕴含着一丝一毫的光芒，要采用它，这毫末的光芒可以蔚为奇观，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它而任其自灭。

我们不必列举早期《文史哲》的辛勤培育者，但对几位逝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华岗校长，自始至终是《文史哲》的培育者，他后来是社长更是责无旁贷了。当时童书业教授、卢振华教授、刘泮溪副教授和韩长经讲师，也都是这一刊物的爱护者。卢振华教授曾经为这一刊物到北京求援，跑邮局，跑印刷所，他都是积极参与者。陆侃如、冯沅君两教授的大作，更为《文史哲》增添了光彩。

1955 年以后来了专职编辑季楚书同志，这时《文史哲》的销路稳定了，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基础巩固了，又出版了几本专题论文集，这是一种好做法，我想《文史哲》还可以做下去。

《文史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早期在历史学方面它比较活跃，比如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它都曾展开讨论。接着对于《红楼梦》的讨论更引起一番全国性的论争，在哲学史上它也曾发表过引人注意的文章。近来《文史哲》编辑说，很少有这样轰动一时的文章了。但我以为《文史哲》还是有好文章的，几篇杜甫的文章，都有光芒，而且最近有关《聊斋志异》的评论文章也具有特色。近来大家因为厌恶“影射史学”而有躲避理论探讨的倾向，考据文章多起来，《文史哲》还是应当在理论探讨方面发挥作用，理论性不强的文章是没有灵魂的。

社会科学的刊物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和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育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生办了许多种刊物也造就了许多人才。如今顾先生作古了，但他的事业犹新，人们怀念他在培育人才方面的贡献，人们怀念他在开创学派方面的功劳。《文史哲》的创刊虽和顾先生不相干，但《文史哲》的早期编辑中有他的学生们，这里面可以间接地看出他的影响。

末了，我祝《文史哲》繁荣昌盛。

（原载《文史哲》1981年第4期）

回忆《文史哲》

吴大琨

今年是《文史哲》杂志的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要我写些有关纪念《文史哲》创刊的文章，我感到“义不容辞”，就马上提笔写了。回想起来，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之所以能到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去工作过一段时间是和《文史哲》杂志的出版很有关系的。50年代初，我刚自国外工作回来，住在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听候组织上分配工作。有一天，我偶然去北京的东安市场闲逛，发现有一家书摊上竟然有新创刊的《文史哲》杂志出售，我一看才知道华岗同志正在山东大学任校长。华岗同志是我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做地下工作时的老领导，解放后因我还在国外，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这一下子看到《文史哲》，不仅找到了华岗同志的下落而且还看到了他的文章，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于是马上把《文史哲》杂志初出的那两期都买了，带回招待所去，一边阅读一边就向华岗同志写了信，告诉他我已回国，现正住在北京招待所里听候分配工作，如果他需要我去工作的话，我是愿意去的。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希望我去青岛山东大学工作，所以后来，中央领导上问我自己的工作意见时，我就提出了愿到青

岛山东大学去的要求。中央同意后，我就到山东大学来工作了。当时山东大学还未办有经济系，华岗同志就要我先在历史系任教授，主讲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帮助杨向奎同志参加《文史哲》的编稿与写稿工作。当时为《文史哲》写稿是并无稿费的，我们都在紧张的讲课与备课之余，尽量挤时间出来为《文史哲》写稿，大家都劲头十足，从不感到是个负担。那时，因我是历史系的教授，所以就有幸能和山东大学原来在历史系任教的许多老教授经常在一起研究一些问题，使我对中国史、世界史上的问题都增加了不少知识。我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研究一些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这个时间内，我曾写过《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论前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问题》等好多篇我自己觉得还有些可供别人参考之处的文章，除第一篇是发表在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上的以外，其余就都是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当时因《文史哲》杂志的提倡而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展开了讨论的问题除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外，就还有“红楼梦的时代背景问题”、“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等好些问题，《文史哲》杂志当时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少的。在贯彻执行党的“百家争鸣”这一方针上，也应该说是作出了成绩的。这些，我想都应该归功于当时山东大学党组织的领导，华岗同志的领导，以及所有当时在山东大学工作的同志们的集体努力。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30年就过去了。在经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就更加觉得有些事情很值得使人怀念。但仅仅怀念过去，当然也还是不行的，要紧的也还是要做好

当前的工作，使80年代的山东大学和80年代的《文史哲》杂志能够办得比50年代的山东大学、50年代的《文史哲》杂志更好，更有生气……那么我们这些当年就和《文史哲》杂志有过关系的人又应该怎样呢？肯定，也还是应该除做好自己当前的本职工作之外，尽量再挤些时间为《文史哲》杂志做些工作，也就是写点稿子之类。如果，长篇大论实在没有时间写，那就随时写点短文章，一两千字的短文章，恐怕也总还是可以做到的吧。那么，我就用这么一篇短文章来作为我纪念《文史哲》三十周年的礼品，同时也作为我重新再为《文史哲》而努力写作的开端吧！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

（原载《文史哲》1981年第4期）